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跨天虹 卷四 第二則 施神咒弄假成真

卻說珍珠小姐看見道士如此凶橫，膽戰心驚，依舊睡了。想道：「這道士到此晝夜不來污我，我回家日子有望了。」又想道：「他既是個老虎，我在這裡是他口中之物，他如何肯放我回去？」翻來覆去，一夜無眠：「且看明日動靜，便知吉凶。」到得天明，道士進來見過小姐，看那昨日供進的野味全然不動，他就拿了出去。少頃提了一筐瓜果，放在廚下，依舊去了。小姐看見這些瓜果東西，勉強吃了幾個。當晚又去看看，不在意了。一連過了半月，小姐對道士說：「妾離家半月，思親若渴，求師父送我回家。所許之謝，決不食言。」道士道：「貧道已出山打聽，郭老爺府上離此一月路程，貧道一時缺少盤纏，故此耽擱。」小姐想道：「我來止得一夜，如何就有一月？這分明是道士弄鬼。」再三哀求，要他送回。道士只得把自己陷阱、樵夫救他，要將小姐配與為妻這些情跡，細細說與小姐聽了。小姐道：「既要如此，何不送我回家，對父母說了，明媒正配，何等不好！」道士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你家老爺如何肯將花枝般的女兒，配與樵夫為妻？小姐且自寬心，待小道覓著了，自有好處。」小姐鼻涕眼淚，苦苦哀懇，道士只是不從，沒奈何只得回報肚腸，看他怎生發付。

看看不覺又是一月。小姐想道：「這道士恁般作怪，緣何穿了虎皮，念起咒來便變成虎？他念的咒，我也聽得耳熟，只是他這虎皮日日藏過，急切不能到手。」

一日，道士起早出門，小姐走到洞門，四下尋覓，只見石室之上有一虎皮。小姐將凳兒爬上，拽將出來，歡喜不勝。將來穿在身上，念起咒來，翻身一跳，身子忽然有力。耀武揚威，咆哮一聲，山川震動，草木零落，擺尾搖頭，竟出洞門而去。心下想道：「我如今回到家中，父母也不認我，況城市中又不便安頓身子，不如且先到月宮去看一看，再作道理。」

走過幾個山頭，望見樓閣巍峨，亭台崢嶸，想道：「此必是我故土了。」便一個虎跳，打到門前。只見門庭蕭索，草木淒然，不似舊時宮闈。小姐便將頭在門上一撞，那門已是洞開。□□索走將進去，四顧淒然，悲楚不勝。看了一回，想道：「我如今不若脫去皮毛，依舊成了人形，寄信與父母，接我回去，何等不好？」便把渾身抖擻，全然布擺不脫。心中大怒道：「我這張虎皮若脫不去，終身成了畜類，將我這花容月貌撇卻東流，如何是好？」便放聲大叫起來，舞爪張牙，橫衝直撞，氣喊如雷，把一座月宮頃刻掀得七歪八倒。埋頭喪氣，依舊入山中去了。不題。

且說山前山後人家聽見郭仙月宮塌了，都來觀看。這些斷椽碎檻，眾人順手拾些回去。不料郭仙公知道，即差家人趕來收拾。看見眾人拖拖扯扯，家人捉了幾個，放在黃保正家裡送官。私下先是吊打，眾人叫苦連天，千求萬告。只見門前走過一個道士，聽得哭聲慘切，進內來看。其中一人是救他出阱的恩人——樵夫。訪了月餘，不獲親面，今日不期而遇。便走上前對管家道：「列位老施主，貧道不識時宜，有一言相懇。」眾人道：「師父，你是地方長者，有話說來。明日要借重你做個證見。」道士道：「眾人我也不管他，只是這個後生，是貧道的姪兒，砍柴賣賣，養我老身。今日一時短見，得罪列位，貧道有一薄禮奉送，望乞寬宥。」遂遞出五兩一錠雪白銀子過去，眾人歡喜收了。道士謝了眾人，要領金玉回去，眾人扯住道：「承你見惠，只除不再吊打，明日送官是要去的。」道士再三求告，眾人不肯。金玉將道士一扯，到門背後問道：「師父，我與你什麼相交，你將這五兩銀子救我？」道士道：「你不要管他，我慢慢與你說明。只是今日他們不肯放你，奈何？」金玉道：「若是師父救得無事，生死不忘。」道士想了一想道：「有了。明早你看見一個老虎走來，眾人畢竟躲避，你卻不要動身，我自自有處。」金玉領命，二人散訖。正是：

施恩不知恩，施怨心常念。

君看禍福臨，恩怨有定見。

按下不題。

卻說珍珠小姐回到山中，想道：「這狗道士的皮被我穿了，又不知他怎生猴急。我且走到洞邊，聽他說些什麼。」取路來到洞口，只見這道士正在裡面吞皮嚼骨，口裡連連歎氣道：「好奇怪！好奇怪！一個小姐不知那裡去了。」小姐暗自好笑。少頃吃完，便向石室上去取虎皮。卻又不見，跌腳捶胸，叫苦不迭。哭道：「這是我養命之本，如今失了，豈不餓死？」又自言自語道：「我到也罷了，只是這個樵夫，我約明早到黃保正家裡去救他的，如今沒了這件東西，豈不失信於恩人麼。」說罷又哭。

小姐在外聽得明白，一路竟到黃保正門前等候。只見眾人正在裡面吃早飯，小姐跳入中堂，眾人躲避不及，骨骨碌碌滾做一堆。只有金玉心照，全然不動。小姐把他一口銜了，打了兩個虎跳，跳到洞邊。此時洞門尚閉，道士在內歎氣連天。小姐放下金玉，將頭在門上撞了幾下，避在側邊。道士聽見門響，披衣起來開門，只見直登登一個死屍橫在門口。道士定睛一看，認得就是昨日要救的樵夫，歡喜不勝，連忙燒起湯來，將定心丹研磨，和湯送下。金玉漸漸甦醒，道士扶進洞中坐下，問他來的緣故。金玉說知，道士十分詫異，暗合己言，也不說出。道士就把自己陷阱，變作婦人，感他救出，要將小姐與他為妻，一一說了。金玉才知舊時這段奇跡，今日方明。吃了午膳，作別歸家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這伙管家、地方，見金玉為虎所食，帶了餘黨入城，送官究治。官府問明，責了二十趕散。不題。

且說珍珠小姐聽見，想道：「聽這道士說來，他是我的丈夫。我方才仔細看他，相貌魁梧，眉目軒豁，像個貴家之子。眼前雖則採樵，他日必然成器。我嫁了他，也罷了。有個緣故，只是我身上這件皮毛，難於卸下，肚中飢餓，無物可餐。我如今不若去坐在樵夫家裡，顯個神通，一者聊度口腹，二來圖個出身，成了佳偶，卻不是好！」一徑先來，將門扇摔下，坐在裡面。金玉走到門前，見門大開，知是家中失賊。四下檢點，並不失脫，轉到房中看見這個東西，驚得兩眼如彈，口如簸箕，望外就走。想道：「這個此老我卻認得，就是早間救我到道士家去的，如今又來，敢是索謝不成？難道早間不吃得我，特來領情的麼？想來殊為不解，待我再去張他一張。」

小姐見了金玉，把頭亂點。金玉驚得直跳，又跑了出來。正遇著鄰家一隻狗子走過，他拿了丟在老虎面前，說道：「阿哥，些許薄敬，求你飽吃飽餐，別處順溜。」那狗子驚得四腳朝天，只是嗷嗷叫喊。小姐將鼻子在他身上嗅了一嗅，掉轉頭顛。金玉歡喜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這老虎是吃素的，狗肉不吃，何況人肉！」大著膽子走到身邊，將手要在他頭上撓他幾下，看他動靜，又縮手道：「且住！不要如此放肆。俗語說得好，老虎頭上豈是撓得癢的？想來無計可施，只得由他罷了。」且到廚下燒水做飯。只見這老虎走向灶邊，搖唇鼓舌，似有求食之狀。金玉盛了一碗飯，放在地下。老虎把舌頭不消一『而盡。金玉又盛些與他，吃完依舊坐在那裡，自己也吃了夜飯，點燈上牀就寢。老虎也就走到牀前，埋頭瞑目，也自睡了。

金玉睡夢之中，只見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子走到牀前。金玉看見，問他來歷。女子道：「妾乃郭太守女兒，與君有緣，偷薦枕席。」金玉曉得道士日間所言，便親親熱熱抱在牀上，解衣就寢。兩人極盡歡娛，如□密，捧定腰肢，沉沉睡去。一覺醒來，卻不見女子，只見這老虎的頭已在枕邊，驚得一身冷汗，連忙換在裡牀睡了。次日想了，十分疑惑。

這女子晚間睡去又來，曲盡枕邊情趣，要與金玉立誓，彼此不嫁不娶。金玉那時不但要做夫妻，就是要他性命，他也肯和盤托出，當下應允，枕邊發下千條誓願。次日起牀，金玉想道：「這分明是老虎作怪，迷惑人心，我須立定主意，遠他才是。」張得老虎出門，連忙去收拾被席衣服，一道煙去了。正是：

落花有意隨流水，流水無情戀落花。